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

咸豐十年。庚申。二月。丙申。

咸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田莊臺設防。需用浩繁。籌餉維艱。查

咸京部庫。備存上年長蘆鹽政解歸欠款銀六萬兩。曾經奏明。作為海防修工之用。此外並無另款可籌。而田莊臺兩岸礮臺營牆。均須加高培厚。以及河內設伏。並在防官弁兵丁。按月口糧。通盤覈計。約需銀十數萬兩。等語。再四籌思。惟於設防戒備之中。不能不酌量緩急。擇即辦理。如因田莊臺兩岸。原設礮臺營壘。奏准加高培厚。稍資捍禦。此

係必需之工。其河內設伏。聞天津所用木筏鐵鍊。等事詳
細講求。製造需時。工費浩大。無此鉅款。勢不易修。且田莊
臺河面二里許之寬。亦難施用。至奉省官兵。河海各城均
派防堵。內城原設兵五千餘名。除邊外坐卡各路緝捕等
項差遣外。僅存守城兵二千餘名。原擬挑備二千名。帶赴
田莊臺防堵。第茲計經費。部庫僅存銀六萬兩。除培修破
臺一切工費動用外。僅存銀三萬餘兩。若令官兵二千名
全數到防。約計兵餉。僅敷三箇月支放。等語。悉心籌商。奉
省地氣高寒。本年即令較晚。約須三月初旬。始能冰泮。現
擬由內城挑選精兵一千五百名。先撥一千名。赴臺防堵。

下除五百名。作為後路應援。留省聽調。並於附近田莊臺之遼陽牛莊蓋州各城。挑備官兵五百名。均在該城聽候。遇有警報。再行就近飛調。即在碾子房立料大小湖溝一帶。擇要設伏。以上內外城備調兵一千名。暫緩到防。以節糜費。其先由內城調撥兵一千名。劉派協領雙成喜安等統帶。定於二月十六日。分起陸續啟行。赴田莊臺兩岸駐紮。並由提捕營挑選馬隊兵二百名。共馬步隊官兵一千二百名。守玉明。一併帶領前赴防所。相度機宜。妥為布置。至碾臺營牆。加高培厚。並布置一切工費。以及防兵口糧。擬請即由部庫現存長蘆解款銀六萬兩項下動支。惟工

費俱已酌減。兵餉尚屬不敷。即此分別緩急。力求撙節。僅能支持五箇月之餉。且撤防之期。遑速難以豫定。嗣後防堵經費。需用孔殷。尚須另籌辦理。再此次防兵廩給。除芽

五明受

恩深重。不敢請領外。至隨辦海防文案。並修工文武官員。隨營差委兵弁。以及在防官兵。均應照例日支廉糧。以資食用。合

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因莊臺地方。情形緊要。諭令玉明等。於兩岸墩臺營壘各事宜。妥籌嚴密布置。茲據奏稱。該處兩岸墩臺營壘。均須加高培厚。保屬必需之工。合之在防弁兵。按月口糧。需

費已覺甚鉅。原擬備調赴防之官兵二十名。勢難全令到防。擬先由內城調撥兵一千名。派協領雙成等統帶。於二月十六日。分赴田莊臺兩岸駐紮。並另挑馬隊二百名。由該將軍親自帶往相機布置。此外備調之兵一千名。分別留於各該處。應援設伏。暫緩到防。自係因經費不敷。藉即浮糜。所籌均尚周妥。即著照所議辦理。至所稱工費俱已酌減。兵餉尚屬不敷。准其於庫存銀六萬兩內。撥節動支。除該將軍不領日支廩給外。其隨辦文案。並修工文武官員隨營差委兵弁。以及在防官兵。每日支領廩糧。需用銀若干兩。著該將軍查明具奏。

王明又奏。詳查田莊臺南北兩岸。雖有天津撥來大小銅

鐵礮十二尊。該處河闊岸長。仍不足以資扼守。其天津添鑄礮位。尚需時日。等上年春間。親歷各海口時。見錦州屬之丁關寨。陸路礮庫。有閒存備調之四十餘斤鐵信銅礮一尊。可以撥用。復州屬之娘娘宮海口。舊設礮九尊。該處礮位較多。內有七十餘斤之鐵信銅礮一尊。可以酌撥。水師營汛口。除守口礮位三十八尊外。尚有浮多之二三百斤。伐攻鐵礮十三尊。可以撥用。因豫籌嚴防之際。需礮孔亟。應即移置要隘。以補不足。隨會飭各該地方官。趁年前道路封凍。易於挽運。已將丁關寨娘娘宮水師營三處。酌撥礮位共十五尊。業由陸路運至田莊臺防所。

殊批知道了。

辛丑。吉林將軍景瀆。著船廠副都統。祿權。奏。竊。等。等。奉
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景瀆奏。飭辦團練。並招集攬頭。分布要隘。繪圖貼說。呈覽一
摺。等因。欽此。等。等。遵查蘇城。即古之雅蘭城。在吉林東南二十
餘里。其地崇山峻嶺。瀕臨東海。尚有古城舊蹟。並無廬舍
民居。其蘇城。迤東海岸。即恰喀拉等。在彼采居。捕打為生。
攬頭者。俱是昔日領票獲商。各有身家。並非無蒂無根之
輩。則夫一項。率多山左無業之徒。故現在廣為招募。恐或
有前項流民。涸跡在內。俱未可知。正在訪察間。適有則夫

徐得林於正月二十二日呈領腰牌。經等傳見面加諮詢。據稱蘇城一帶地方遼闊。山溝內素有剽夫潛居。以採捕為業。上年曾見俄夷前往履勘地勢。挿立標桿而返。彼時因畏官不敢驅逐。今聞廣招人夫保護山場。儻蒙免究。發給腰牌。情甘應募效勞。毋須給發器械等語。經等等查剽夫徐得林熟悉山場。情詞真切。蘇城一帶果有無業之民。具見

聖明洞鑒。炳照萬方。此項人等既能樂為我用。應即欽遵

諭旨。寬其既往。當即發給腰牌二十面。令徐得林前往。妥為招募。以資兵力。至恰喀拉人等。雖稱被擾來投。而是否誠意。速

雖深信。等前已派員往查。如果來意真誠。自應酌量撫恤。留為我用。僅有別情。即行拒絕。以免貽誤。至通溝者。係奉天管轄地方。在吉林西南。相距十餘里。雲山阻隔。邊陲遠。該處向多流民。歷有年所。道光二十七年。經

盛京將軍奏請查辦。並議立巡察章程。派會吉林有案可稽。而環春之北數百餘里。亦有地名通溝者。係屬山僻孤屯。居民無多。耕樵為業。並無外來流匪。蓋因與奉省通溝地名相同。未免傳訛耳。再等。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三姓署副都統富尼揚阿。轉據烏蘇哩口委員協領祿昌等報稱。九月二十五日。有夷官魚吉幅尾計至卡罕楊奉

木首之命。派伊將寺薩羅幡換回。十一月初六日。魚夷先
令從人。散趕大小牛五十餘條。單馬腿犂六十餘張。裝載
倉糧等物。於初九初十日。帶同夷官四名。運進口內。經
卡以屢次攔阻不理。十一月十七日。有海蘭泡夷官一名。
來與卡員索昌會晤。云奉木首之命。不准汝等在圖勒密
南岸設卡。索昌以理辯論。該夷但云事忙而去。詎於二十
九月。該夷會同伯力夷官多名。率領夷從百餘人。各持火
槍刀劍等械。隨帶爬犂。前來逐卡。勢甚囂張。即令夷眾燃
放火槍。並將防禦舒林。統領烏勒吉。撤拉出屋。祿昌等迫
不得已。無處存身。連夜退至距卡百里之濃江地方。暫借

赫哲住房樓止。而該夷占踞卡倫。當夜有夷人十數名。在
卡飲酒。直至四更方散。時有在彼偵探之兵和德。聽聞該
夷醉後。有春暖我等直要進城。看他們如何擺擡之語。果
知穆昂等。詳報副都統。轉咨嚴辦前來。我等接聞之下。不
勝憤懣。查俄夷侵入烏蘇哩。建房安礮。種種妄為。已屬驕
橫之極。去冬復拉牲畜。爬犁。裝載食糧等物進口。並敢擄
逐官兵。強占卡倫。如此兇殘日熾。尚復何所底止。當即飛
飭甯古塔。署副都統富新。催令佐領富新阿等。星速帶兵。
裝裝前赴英額嶺。及各要隘。妥為防禦。毋任滋蔓。其烏蘇
哩卡倫。地當孔道。最關緊要。今被偏移。該協領穆昂等。勢

不能不暫避滾江。以為權宜之計。惟相距舊卡過遠。誠恐稽查難周。並飭祿昌等。仍於烏蘇哩附近一帶。擇地搭棚巡守。務須嚴密偵探。勿稍疏漏。等語。伏思該夷既示春暖進城。無論其言真偽。亟須先期豫防。現已飭派二品銜協領輯順。統帶虛銜官兵西丹共一十名。分為兩起。各派佐領一員。每起分為五札蘭。每札蘭派俸官一員。虛銜官兵十名。委為委官。各管西丹十名。派己革佐領明山。帶辦防務。伯都訥醫官朱唯亮。善製火箭噴筒等物。並令隨同前往。各帶軍火器械。變裝易服。以打牲捕魚為名。不動聲色。定於二月中旬先後啟程。馳赴黑河口一帶。擇要設伏。相

機堵禦。該西丹應需衣服養贖。及官兵置裝。在防口糧藥鉛等項。俱已籌款。寬為撥給。免致日久缺乏。並咨行各處整飭團練。以備隨時接應。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等奏。俄夷攜帶牲畜食糧。運入烏蘇哩強占卡倫。派員前往籌辦一摺。俄夷侵入烏蘇哩。建房安礮。種種妄為。已屬驕橫。去冬復拉牲畜。裝載食糧等物進口。茲復擄逐官兵。強占卡倫。實屬兇橫已極。惟該夷所占卡倫。距三姓遠近道里若干。並景瀆等所派西丹一千名。赴黑河口一帶設伏。其地距烏蘇哩所設卡倫。道里若干。並未詳細聲明。著該將軍等。繪圖貼說。詳細具奏。至剗夫徐得林。情甘應募。保護山場。毋須給

發器械。實屬好義。如有罪名。亦應寬免。該將軍等。已發給腰牌二十面。令其前往招募。以助兵力。該剌夫等。既樂為我用。所招人夫。是否隨同官兵。相機勦擊。抑僅自衛山場。並著景瀛等。將該剌夫。如何布置。抵禦情形。照前奏攬頭設營處所。亦繪於圖內。據寶具奏。俄夷既有春暖進城之說。究係何城之處。亦當詳審。如其得步進步。肆行滋擾。該西丹及剌夫等。當必與之抵禦。西丹既改裝易服。作為打牲捕魚之人。即與民間無異。屆時官為調處。使木肯知所畏忌。而又不露官為啟釁。此外仍飭各處舉行團練。以備隨時接應。是為至要。

景瀛等又奏。咸豐九年七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俄人駛至三姓地方。圍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等因。欽此。旋據臬官藉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駁。並將夾從屍物。解交臬目普西諾查收等情。經岑景瀟具奏。奉

上諭。據景瀟等奏。臬官藉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駁等語。因。

欽此。遵即飛飭彙辦在案。嗣據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

咨稱。此案前據該臬來文。有會審字樣。自當欽遵。

諭旨。守候回文辦理。無如迄今日久。總無來文。以致案懸莫結。夾情駭詐。既不可自我文催。亦未便置之不理。迨至九月二十五日。會晤木首。即向辯明。此案已死徹卜勒幅。咨由自取。並非內地無故謀害。俟將兇犯訊明定罪。飭行知照等

語。該首並未提會審之言。面交夾日普西諾候辦。查奉
旨交審葉仲。豈容宕延。面晤木酋。既未言及會審。似應相機辦理。
審呢揚阿於回任後。即會同署副都統參領巴珩。提犯
審明。錄取各供。呈請裁辦。並聲明兇犯解省審勘。長途往
返。恐致疏虞。將劉有等羈留候示等情。奉 旨。此案。既據署
副都統等審訊明確。自應據咨辦理。隨詳加查覈。緣劉有
係直隸撫甯縣民。來至三姓謀生。與沿江居民王義會之
妻高氏。認識來往。王義會父子。貿易外出未回。咸豐八年
五月。劉有來問與高氏調戲成姦。九年四月。劉有租住該
氏閨房。開設歌店。每晚與氏姦宿。資助錢文度日。五月十

五日。俄夫傲卜勒幅伊萬伊爾雅三人。由黑河口駛至該處江岸停船。欲求通商。署副都統派員攔阻。未肯回帆。隨派六品委官綽爾霍羅等。在彼安設帳房看守。是月二十一日。高氏出外探親。經過停船江岸。傲卜勒幅瞥見拉手調戲。經官人解釋。二十九日。傲卜勒幅復闖入氏家調弄。吵嚷。經番役高連生。同劉有推拉回船。是夜大雨。綽爾霍羅等在帳房避歇。三更時。傲卜勒幅乘空登岸。潛至氏家。適值高氏掩門未睡。傲卜勒幅進屋樓抱團姦。該氏喊叫。劉有聞聲踵至。瞥見一時氣忿。起意將其致死。順拾木劈。毆傷傲卜勒幅左額角相連右太陽右耳根倒坑。立時

殞命。劉有畏罪。商同高氏。將屍背棄江內。各自逃遁。嗣經
緝獲。霍羅等查知。撈獲屍身相驗。獲犯訊供。各供認前情
不諱。覆詰劉有。實因先與王高氏通姦。微卜勒幅屢向該
氏調戲圖姦。該犯一時氣忿。將其毆斃。棄屍滅跡。委無另
有別情。六品委官緝獲霍羅等。於微卜勒幅兩次上岸。亦
無知情故縱情事。錄取各供。呈請嚴緝前來。等覆覈供情。
業無疑義。應即擬結。詳查律例。並無姦夫私入內地圖姦。
被氏人致死。作何治罪明文。自應援照刑律科斷。查例載
擅殺姦盜罪人。如有挾嫌妬姦別情。乘機殺傷圖洩私忿
者。仍照謀故殺本律問擬。又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例載

毆故殺人案內尤犯。起意棄屍水中。其聽從擅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律。杖一百徒三年。不失屍者減一等各等語。此案劉有與王高氏通姦。因夷人徹卜勒幅。黃夜潛往圖姦。該犯忿恨其過。用劈柴將徹卜勒幅立毆致斃。查已死徹卜勒幅。係外番俄夷。私入內地。捨船登岸。調姦民婦。固屬有罪之人。惟該犯劉有。係高氏姦夫。以姦匪而故殺圖姦罪人。無論有無姦情事。自應仍照間擬。劉有一犯。除棄屍不失。並與王高氏通姦各輕罪不議外。合依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王高氏與劉有毆死徹卜勒幅。當場並無加功。惟事後

聽囑助力棄屍不失。亦應按律問擬。王高氏除通姦輕罪不議外。合依毆故殺人案內。兇犯起意棄屍。聽從擡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不失者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係犯姦之婦。杖決徒贖。追取贖銀入官。前已革審之領催六品委官韓爾霍羅。同六品軍功西蒙額甲兵郭勒明。富興阿。番役高連生。奉派看守失船。並不加意巡防。以致徹卜勒幅上岸圖姦釀命。雖訊無故縱別情。究屬疏忽。均請照不應重律。各擬杖八十。分別發落。一體斥革。奉夫王義會。已據伊妻高氏供明。並無縱姦情弊。請免傳訊。以省拖累。未能攔阻該夫回帆。並夫察圖姦釀命。

之督署副都統參領巴延佈。查街雲騎尉常壽。騎校經
文圖。前已交部議處。撤卜勒幅屍棺。及夷從遺物。已經派
員送交夷目普西諾領回。允發劈柴燒燬無存。均毋庸議。
是否有當。除錄供招連屍棺咨報刑部理藩院查覈外。理
合將據咨代擬緣由。恭摺具奏。伏祈

皇上聖鑒。

敕部議覆後。請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知照施行。

硃批。該部院議奏。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探報上海夷情。及海運
頭批清米。設法放洋日期。專摺馳奏後。江甯藩司薛煥。以

夫情巨測。海運堪虞。此事總須華英各商設法轉圜。因與吳煦等面為籌商。查有老成殷實。與夫商素相契洽之華商徐昭珩。楊坊二人。堪以任使。當即密飭妥為辦理。該二商因與夫商中之怡和廣隆寶順華記公益和記等六字號。貿易來往。即以正大之詞。反覆開導。該英商等已允相機行事。嗣據夫商窺測嗜嗜斯之意。由該英商等公擬開列八條。懇為照准。內有天津原議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字。及另貼銀一百萬兩。市置一切。又帶兵一二十。至天津

府城候

旨。並請撤大沽防兵等四條。為難准行。其餘如帶兵仍赴大沽口

外駐紮。事畢即返。又請中國

欽差先行給予一文。囑其弭兵息事。又約定何時赴津。何時進京。請委大員同坐輪船前往。又兵費而不賠償。夫商雖力為擔承。嗚首必得以禮相待。方能照辦等四條。諸多窒礙。亦不能行。復飭華商再行設法調處。海運二批漕米二十餘萬石。已於正月十二日起。陸續出口放洋。旋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雲。即次密稟。喚聚兵船兩隻。於正月十一日等日。先後出口。駛往極東深水外洋。或謂其前赴北洋。查探情形。或謂其回廣東。無從探悉。喚奕端譯喊。喚嗎。副兵頭尊士。忽於正月十七日。由粵回至上海。二十

四日。即有暎夷兵輪船大小四隻。由尊士督駕出口。探係
前往山東直隸交界。總巡洋面駐紮。豫備攔阻漕船。滋擾
天津地方。上海時夷寓處附近空地。添搭棚廠五六十間。
於十三日開工。據云不日兵到上海。藉以棲止。暎佛兩春
俱聞帶有戰馬前來。暎商賣立翼。認辦暎夷兵船麵食。每
日三萬磅。計每百磅價銀三兩六錢。天裕夷商認辦暎夷
兵船牛肉。每日七十磅。每百磅價銀六兩三錢。各已立有
承攬。並探聞暎夷兵頭脫蘭即暎斯。曾有正月底二月初
可到上海之說。然無行抵香港確信。又傳聞暎佛兵齊。即
赴天津。斷不侵犯礮臺正面。必於大沽左近港口進兵。窺

伺暇臺後路。哖夫梅爾登即美理登。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往甯波。探因該夷有船隻來往定海洋面。託名護送商船。藉以索費。被該處民人拏獲。致相爭毆。梅爾登前往調處未結。於本年正月十三日。回至上海。旋據送到哖商哖喃哖照會臣文一件。懇求清理此事。誠恐為將來藉口地步。且已咨會浙江撫臣羅遵殿。確查迅速辦結。以免別生枝節。梅爾登回滬後。即有該酋通事孫文典。向吳煦等探詢前次罷兵之議。吳煦等總令刪去索費撤防兩事。另籌良策。尚無回音。伏查哖夷兵船。現有四隻北駛。且與哖夷帶有戰馬。添搭棚廡。豫備兵食。以見其必將用兵。

恐即以攔阻漕船為脅和之計。雖經吳煦等疊次密諭華商轉向夷商勸導。而華商所望甚奢。能否就範。尚無把握。僅有可乘之機。即飭薛煥以他事為由。馳赴上海。會督吳煦等暗中籌商。相機設法辦理。惟已經放洋之頭二批漕米。是否不致阻礙。在後之米。能否跟蹤出口。此時尚難懸揣。臣仍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督飭薛煥吳煦等。密探在後夷情。鎮靜圖維。再行奏聞。

諭軍機大臣等。荷桂清奏。探聞夷船四隻北駛。現仍設法轉圜。並錄夷商所擬條款呈覽一摺。上海夷商。因華商徐昭珩等開導。

開列八條。懇為照准。其中窒礙甚多。前年英首額爾金。在津議定五十六款。本屬不得已之舉。迨英船退出天津海口。特派桂良等。前往上海。會同何桂清。挽回駐京等四事。乃該首不與桂良等相見。上平駛赴天津。先行開釐。經費格林沁督兵痛擊。大獲勝仗。海口一切防務經費。實屬不貲。現在該夷商擬列八條。意在弭兵息事。今有需銀一百萬兩之條。又有天津所定和約。不能更改一字之語。豈非多添百萬。况哱夷尚有兵費二百萬兩。亦未聞如何辦法。不可墮其奸計。至先給照會一層。斷無中國先給之理。若令華夷兩商投遞呈詞。尚屬可行。前諭何桂清在上海與該夷。互換和約。今該夷仍欲進京。又有帶兵至大沽。

口外駐紮。及帶兵一二十。至天津府城候旨。並請撤大沽之防。各條。顯係藉此要挾。乘間滋擾。豈可為其所惑。夷船四隻北駛。意在擱阻漕船。為脅和之計。除頭二批業已放洋。其三四批漕船。著暫緩放洋。以防疏失。現在京倉米石。可放至明年四月。俟事定再圖北上。亦尚無妨。至議和當在上海。若夷船駛至天津。桂良已交卸欽差關防。無人講說。該夷即必欲到京換約。亦必須先在上海。與何桂清議定。毫無異說。然後可照味夷之例。到京換約。既已議和。即不必攜帶兵船前來。若仍帶兵船。則是有意尋釁。海口防兵。定當照上年辦理。朕聞薛燾。尚為夷人所信服。著該大臣即飭該藩司。前往上海。與吳煦等。會同商辦。必須

設法消弭。並確探該夷如何動靜。隨時馳奏。如該夷不遵理諭。船隻北駛。著薛煥急行兼程來京。不可耽延。總以在上海撫局有成為要。北塘一口。尤其進京換約之路。並非議和之地。

又

○前日本日據何桂清奏。探聞夷船先有四隻北駛。欲在直隸山東一帶扼要處所。截我漕船。並傳聞喫啤兵齊。即赴天津。斷不侵犯。礮臺正面。必於大沽左近港口進兵。窺伺礮臺後路等語。夷情狡獪異常。難保不避實擊虛。所有蘆臺等處。兵力尚單。應如何豫防抄後之處。著僧格林沁。俟山海關應辦事宜。辦有眉目。即交增慶。格爾額。成保等。接辦。以資守禦。僧格林沁即行馳赴大

長河... 主
沽海口嚴防。嚴防。嚴防。嚴防。勿令該夷抄截。以豫杜其窺伺之心。是為至要。何桂清原奏摺單。並本日寄信諭旨一道。併鈔給閱者。

喚咭喇夷商所擬條款。

一○天津原議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字。

二○仍須帶兵至大沽口外駐紮。事畢即返。

三○須帶兵一二十。至天津府城候

旨。進京換約。惟進京不帶多人。

四○彼此不先出文求和。由華夷商人各稟本國

欽差。懇請弭兵息事。保全貿易諸事。議定請中國

欵差給予一文。以兩國向來和好。前年煙頗噴。在津議定各事。准予照辦。囑其入京換約。勿以去年彼此誤會小嫌介意。五。約定何時赴津。何時進京。能得中國

欵差。或委大員。同坐輪船赴津更好。否則同去之人。陸路先行亦可。

六。兵費而不賠償。係夷商力為擔承。嗜嗜漸並未允許。必俟以禮相待。方能照辦。

七。須另貼銀一百萬。布置一切。即為而不賠償。及不致攔。潛停稅之信據所用。皆有差於中國之款。非賠償也。若云賠償。須哄哄各二百餘萬。

合既經議和。請撤大沽之防。伊等帶去之兵。亦斷不准登岸。至在滬定議。須在二月以內。愈早愈妙。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等抵關後。當將履勘地勢。布置情形。恭摺陳明在案。等連日督同增廣等。督飭官紳。招集人夫。趕緊挑挖。以期及早藏事。無如本處工作之人。且地多石子。兼之嚴寒堅凍。辦理殊覺費手。計自二十六日開工。已及旬日。南面朝陽之處。結凍二尺餘。甫經刨開。北面結凍尤深。現在不能開工。其南其城既經坍塌。且周圍多係石瓜。現已繞越挑挖。其間石塊。覓匠穿鑿。不能穿

鑿之處。堆集樹柵。以便合圍。並於傾頽牆垣之上。擇其平坦處所。用土培補。作為礮臺四座。設礮安兵。各項工程。約需兩月以後。或可竣事。大礮已經添做礮盤。礮厚運赴城上。其數百斤至百餘斤鐵礮。現已運出五百餘尊。趕造礮車。礮架。亦於城上安設。添調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宣化通永步隊一千名。現已到防。關外威遠城左近馬隊三營。派令珠勒亨管帶。關內文珠庵迤北馬隊三營。派令格額額管帶。其續調之宣化通永官兵一千名。防守西關。亦歸格額額管帶。設遇敵人由關內結隊登岸。格額額管帶馬隊官兵迎擊。珠勒亨帶領馬隊進關接應。若由關外登岸。

珠勒亨督帶馬隊。都司吉慶管帶山水協標步隊迎擊。格
瑚額帶領馬步兵出關接應。僅敵入於關內。關外同時
登岸。格瑚額、珠勒亨各帶本隊分投截勦。張家協副將烏
忠阿管帶宣化步隊一千名駐紮南翼城。以為犄角之勢。
本處山水協標官兵四百六十名。防守東羅城。副都統成
保帶領本處滿營官兵七百名。先後調到之喜峯口。冷口。
羅文塔。滿營官兵二百五十名。防守縣城。增慶係屬統帶。
擬令駐紮南門以內。居中調度。惟滿營官兵防守縣城。為
數亦屬無多。查駐防內成丁閒散。當下乏人。現在選擇二
百名。勤加操演技藝。臨時派撥守城。以補兵力之不足。此

項餘丁。擬於每日每名發給口分銀五分。以資養贖。如此分定。設落各有責成。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設有警動。可期鎮定。即使敵人眾多。現在兵力足資抵禦。茅葺增廣等。船隻駛至。見有舢板近岸。迅即派人迎出。問其來意。如有應議事件。令其前往上海。彼處有人辦理。儘執意不從。即令前往北塘商辦。或需用食物淡水。即行付給。惟有以禮相待。不可稍拂其意。儘實在肆其狂悖。已露尋釁形跡。我兵亦當各守方位。暗伏不動。金鼓不聞。旗幟不露。雖已登岸深入。仍須看其如何舉動。果係攜帶軍火器械。其勢不戰不已。我兵一面迎頭截勦。一面馬隊分兩翼抄擊。毋使

一名生還。庶足以彰

天討而振

國威。總之不可自我挑釁。亦不可坐失事機。增慶格。綱額。軍營。閱歷多年。雖重緩急之間。必能處置得當。於初五日。并捐復。啟程回駐大沽海口。再天津海口。山海關。鑄造大小礮子。需鐵甚多。查鐵錢局。調到鐵斤。現存通州。既已停鑄。別無用項。芻蕘已行文戶部。調取三百萬斤。分解天津。山海關。以便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奉日據僧格林沁奏。分撥官兵防守城池一摺。山海關。布置一切。現已詳有頭緒。分撥添調各官兵防守。認真操

漢足資堵禦。該大臣已啟程回至大沽。將應辦事宜。交增慶等
 接辦。該處設有夾船駛至近岸。須先派員迎探。詢其來意。如有
 應議事件。即妥為開導。令其前往上海。彼處另派有大員經理
 此事。儘執意不從。即令前往北塘商辦。該夾或需用淡水食物。
 即行付給。設遇有夷人登岸。購買物件。人數不多。不必遽行驅
 逐。惟須密為防範。總期示以鎮靜。不可先行開釁。如果該夾先
 開槍礮。實有狂悖情形。即著督率兵丁。迎頭截勦。以馬隊分兩
 翼抄擊。聚而殲旃。該處業經僧格林沁。希置周密。該副都統等
 屆時相機行事。毋得稍涉大意。

僧格林沁又奏。大沽駐紮兩盟及歸化城馬隊官兵。多係

未經陣戰。等擬於山海關防堵之吉林黑龍江官兵內各
抽撥一百名。前往大沽。協同防勦。上年進京。業經奏蒙

允准在案。現已剝行增慶。格瑚額。飭令該官兵。於二月下旬。前赴
大沽防所。至卓索圖盟官兵。自正月二十七日起。業經陸
續全數到防。查得該盟各旗官兵。技藝生疏。馬匹大半疲
瘦。等請飭珠勒亨等。勤加教演技藝。督催官兵認真喂養
馬匹。復查得喀拉沁塔布囊烏凌阿。旗副管旗章京西臚
泰。現年七十二歲。喀拉沁王色伯克多爾濟。旗副管旗章
京輝克巴達爾。現年六十一歲。均年力已衰。喀拉沁塔布
囊德勒格爾。旗副管旗章京台雙音。現年五十七歲。精神

亦形委頓。難期得力。竊已行文該盟盟長。即飭土默特貝子索特那木色登旗管旗章京巴圖魯等。迅即來防。以資管帶。俟該員到防後。即令西蘭泰等。各回本旗。

癸卯。給俄羅斯咨文。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俄國使臣伊查根事。吉林地界。不與俄國毗連。曾經屢次咨明貴使臣。乃近聞上年十一月間。貴國多人在烏蘇哩江岸。肆行滋擾。想貴國大臣木哩斐岳暢。未必知悉。貴使臣既現在京師暫居。自應由貴使臣知照木哩斐岳暢。妥為管束。不可令貴國人潛行登岸滋擾。否則恐該處軍民激忿。反傷兩國和好也。須至咨者。

戊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
恆福奏。竊照本年正月。蒙

恩由內發下銀二萬兩。交予僧格林沁。帶赴軍營。作為隨時獎賞
之需。予當即派員解交天津糧臺。並飭國瑞到營後。查取
各營官兵。上半年打仗守營數目。以憑獎賞。茲據查明滿蒙
綠營馬步官兵四千四百五十四名。分別等差。共用銀三
十八百餘兩。各營升兵。荷蒙

恩施。無不歡騰感戴。遙望

闕廷叩謝

天恩。並提撥銀五千兩。解赴山海關。交增慶等收存。以備將來賞
需。牙僧格林沁於二月初五日。自關啟程。初九日到防。牙
恆福於初十日。自天津回至大沽海口。牙僧格林沁初八
日。在蘆臺逢次。恭奉寄

諭。據何桂清奏。探聞哄嚇兵齊等因。欽此。查該夷前次水路受創。
再來報復。由陸路抄襲。原在意中。是以上年。於兩岸礮臺
左近。多方布置。南岸之大沽。車頭沽。北岸之于家堡。磨兒
沽等村。業經挑濠築壘。並於礮臺營壘。周圍栽立木籤竹
籤。攔擋樹柵。此外環濠數道。極為穩固。設或該夷登岸。無
諭由何面攻撲。未至頭道濠邊。我兵槍礮可及。該夷斷難

飛越。總之不必禁其登岸。可以使之深入。不可使之切近。營壘。營內官兵。仍以原數防守裏濠。添調之密雲熱河官兵一千名。駐紮大沽。防守裏濠。兩營馬隊二千名。歸化城馬隊五百名。分紮兩岸。以備出濠抄擊。現在兵力雖不為厚。而逐層布置。亦屬嚴密。即使夷人萬餘。足資抵禦。可以仰慰。

宸廬無煩。

聖慮。其大沽濠牆應需礮位。不敷分撥。查京局新鑄銅噴礮十位。分存八旗漢軍礮營。擬請。

飭撥五位來營。以資防守。海河現已解凍。上下淌流。河岸鐵鏈。被。

大塊冰凌。碰壞十餘架。現在趕緊修整。一俟冰塊化盡。即將所有鐵籠。計重萬餘斤。現已打成六架。擬再打造四架。共計十架。與原有鐵籠。相間安設。並緣嚴密。再等。查得永平府屬之昌黎樂亭兩縣。距海僅止數十里。又距北塘三十里之蘆頭鎮。人烟眾多。商賈雲集。亦係緊要之區。已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商。捐資挑築環濠。其昌黎樂亭。已各捐有賞銀一二萬兩不等。不日即可開工。由各該地方文武。會同紳士。趕緊辦理。誠恐該處文武。不請工作。等語。公同商酌。查有候補道李麟選。心地樸誠。辦事認真。於防守布置事宜。較為熟悉。已由李恒福。札委該員。前往督辦。

以專責成。至天津環濼。國瑞到津後。復詳細履勘。其有礙墳墓之處。已經設法繞越。周圍仍共計三十餘里。等西凌阿等恆福。先後前往查看。雖已開工。現在地當凍結未化。招集人夫亦未到齊。其郡城東面海河兩岸。擬築大礮臺二座。並隨牆安設礮洞二十餘門。其餘各面。即隨濼壩建立小礮臺數十座。以備安設礮位。

殊此。覽奏布置各情。均尚周妥。

壬子。山東巡撫文煜奏。本年二月初五日。接准何桂清來咨。以正月二十四日。有倭夷兵輪船大小四隻。由上海出口。探聞前往直隸山東交界總隘洋面。豫備攔阻漕船。滋

援天津地步等因。人煙甚密。行沿海在事文武。不動聲色。認真嚴密巡防。一見夷船蹤跡。立即馳奏。殺辦。茲據署福小縣知縣陳壽元會同瞭探委員王庭輝稟稱。二月初八日午刻。由東南駛來火板船一隻。在之梁島口停泊。是日中刻。又有大輪船一隻。夾板船二隻。自東南大洋駛至之梁島。與前到之船。一處停泊。究竟該船是否俱係夷船。船內是貨是兵。尚未探悉等情。並據該鎮道府。先後咨稟呈報前來。且查近年夾板夷船。經內地商合。雇用貿易者甚多。上年所停各船。多係前項船隻。船內人等。本不必定皆夷人。惟現在所到船隻。與大輪船一處停泊。且適符大小。

四隻之數。恐即上海出口之船。現當清船北上之際。該夷既有攔阻漕船之說。必須豫為設防。而沿海口岸。尤當杜其窺伺。除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何桂清。直隸總督。恆福。奉天府府尹。景霖。一體查照防範外。臣惟有督飭在事文武。在於沿海陸路緊要處所。認真實力巡防。一面力行團練。嚴拏奸細。如果該夷等。僅止在彼停船。即可置之不問。否則別有要求。即當察看形勢。機宜隨時奏明。設法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奏。正月內有英夷兵輪船大小四隻。由副兵頭尊士。督駕出口。探係前往山東直隸交界。想陞洋面

駐紮。為棚阻滑船之計。當經諭令價格林沁等。一體嚴防。本日據大煜奏稱。二月初八日。探有火輪船一隻。夾板船三隻。陸續由東南大洋。駛至福山之柴島口停泊。其是否盡係夷船。及貨船兵船。現尚未據探悉。而既已適符四隻之數。且該夷前有棚阻滑船之說。亟應嚴密防範。以免疏虞。向來夷船所到之處。均賴有沿海居民。接濟食物。更有趨利奸商。與之潛通貿易。夷船遂因此逗遛不去。以後遂難拒絕。貽患無窮。著文煜督飭在事文武。在沿海一帶。曉諭居民。嚴切禁止。使該夷於食物貿易。兩無所得。其船隻亦必不能久停。並著密飭前派護送滑船之登州鎮總兵曹逢年。親統師船。督飭將弁。梭織巡查。具海運滑

船有收入山東各口者。並着妥為保護。不使夷船乘便搶掠。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王明。到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任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本年二月初九日。接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正月三十。二月初一等日。瞭見大小火輪夷船四隻。在該屬和尚島口外亮子岡洋面停泊。當經等。飛咨金州錦州副都統。暨飭沿海地方官。相機嚴防。並知照。

欽差大臣價格林沁。直隸總督。山海關副都統在案。茲於二月十二日。復據金州副都統咨稱。二月初二日。已刻。有夷人六名。駕駛小船上岸。因其並無滋擾情形。未敢孟浪攻擊。隨

密飭該處鋪商。善為開導。據該英聲稱。係英國船隻。載有
夫官名吉必。並非通商。擬赴天津。到此暫停。後路尚有
火輪船多隻。俟上海聚齊。即行起碇等語。旋於初三日。由
流子岡退出。東西游奕。至老捷子溝停泊。距岸三十里。試
探水勢。用千里鏡觀看。現經該副都統。轉奉旗民地方官
嚴防等情。咨行前來。等因。查金州海口。大小十餘處。老水
貼岸者居多。今該夫既稱暫行安碇。尚未入口滋擾。但英
情叵測。既已探量水勢。復用千里鏡觀看。難保其不來開
登岸肆擾。該處海口。距金州切近。亟應水陸設防。以杜窺
伺。等因。除飛飭該旗民地方官。不動聲色。加意防堵外。查

副都統布拉布駐紮金州。近在咫尺。等復飛咨該副都
統務須親督兵勇。於所屬各海口。並陸路扼要處所。詳加
布置。嚴密設防。不得委諸地方官弁。致有疏虞。惟該夷既
有赴津之語。虛實固難臆斷。仍應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及直隸總督豫作準備。再金州所屬各海口。
島嶼相聯。此處見有夷船。彼處亦可瞭見。况該夷船隻游
奕無定。而金州各海口。均有弁兵瞭望。一見夷船。不能辨
清口岸。難免不重複馳報。若紛紛具奏。誠恐有煩

聖慮。擬請嗣後如再報有夷船。等語酌量輕重緩急。除船隻較多
另有別情者。仍應由驛馳奏外。若船數無多。僅止游奕者。

仍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並鄰省濱海各督撫一體防堵

殊批知道了

癸丑

諭內閣江甯布政使薛煥著賞加巡撫銜幫辦五口通商事宜

甲寅哈俄囉斯咨復

辦理軍機處為咨復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十四日接
貴使臣來咨仍以烏蘇哩地界一節置辦不已烏蘇哩地
屬吉林既不與俄國毗連即無所用其分界其天津所定
和約內並無允許貴國在吉林黑龍江居住之條英出吉

拉明阿等。當時錯誤含糊允許者。亦係由松花江行走。並無常住分界之事。且早奉

諭旨。將伊等分別革職枷號。疊經本處。知照貴國使臣在案。本大臣不肯遷就。正所以守定天津和約辦理也。正月二十八日。復文內。引及上次知會貴使臣玉等事。貴使臣乃謂已逾八箇月。不必再提。何以英山錯辦之事。更在一年以外。此時貴使臣尚嘵嘵提及乎。其烏蘇哩江岸有人滋擾。貴使臣不肯行文查禁。將來設有釁端。皆由貴國背約所致。並非中國無禮也。須至咨者。

乙卯。

或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
府尹景霖奏。竊等前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所屬
和尚島海口。瞭見火輪船四隻。在彼游奕。並探量水勢。用
十里鏡窺看等情。當經等會同馳奏。並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及直隸總督。豫作準備在案。茲於二月十五
日。准金州副都統咨稱。本月初七日。該夷攜帶杉板四隻。
分赴甘井子等處。存買牛羊。並未賣給。該夷聲稱擬赴上
海。旋即登杉板回船。揚帆向東南大洋駛去。已無蹤影等
情。各行前來。等伏思金州和尚島海口。距城切近。該夷
船既在彼游奕。探量水勢。並用十里鏡窺看。難保其不去

而復返。尤應嚴密設防。以期有備。惟金州所屬大小海口十九處。現有兵數百餘名。瞭望防堵。未免較單。等。等上年籌辦海防。因金州海口較多。曾由熊岳挑選兵三百。以備調遣。今該處海防緊要。已由等。等咨行該副都統。隨時酌量。遇有緊急。即行就近飛調。併力防堵。庶免疏虞。

硃批知道了。

己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英船先有四隻北駛。夷商擬具八條請辦各緣由。專摺馳奏後。當經江甯藩司薛煥。將所擬八條。逐一指駁。如天津原議不改一節。內有干

礙中外不便之處。仍須會商妥協。方能彼此有益。行之久遠。又帶兵至大沽。及天津府城兩節。情同挾制。易啟猜嫌。又彼此不先出文一節。議定後。或各備一文為據。斷不能由中華獨自給文。又何時進京一節。將來即在上海換約。無須進京。又兵費兩抵一節。粵城之四百萬。應否仍行賞給。尚須奏明請

旨。又另貼百萬一節。事出無名。難以照辦。又大沽撤防一節。該夷既欲帶兵赴津。何能先請撤防。層層聲敘透徹。且覆加查覈。持論尚屬正大。雖吳煦等。發交華商徐昭銜等。諭令作為己意。向英商妥為開導。英商則先以中華究竟是否議

和令其於初七日內探明回覆。屆期徐昭珩等。告以前年天津定議之後。中華本不用兵。上年噶嘯斯自行肇釁。並非中華好戰。

大皇帝因噶嘯斯無端違約。赫然震怒。飭將條約撤銷。著賠兵費。此時中華斷無求和之理。我等恐礙彼此貿易。並慮爾等入財兩失。是以私自向商。擬俟代為籲懇。何總督辦事爽直。兼能曲體商情。如所議毫無窒礙。必肯代乞。

恩施。無如條議難以照辦。我等即不使轉稟。該夷商復又力辯。據云。天津原議五十六款。蒙

大皇帝批准。華英大臣互相用印蓋押。中華斷無失信於外國之

理。英國雖長西洋。

味說大和想在上海換約。若實現在上海。即使從俄抗也。

於體制亦無不備。

無顏面。斷難照辦。上年天津之仗。

件說設防原不為專防英。先即使中國

七年和五馬嚴防之理。

撤大沽之險。噶魯斯亦決不肯議和。此次調到夷兵。實有

二萬二千。

味說中國設防。何至二三十萬。若必欲決戰。先將前省借清。無從借水備。

並欲先行攔阻漕糧。不完國稅。我等曉以利害。始稍活動。

而又堅欲賠償兵費。方肯罷兵。我等復以本國定章。誰敗

誰償。上年天津之敗。中華防費亦二十餘萬。自以兩抵為

是。再三譬解。噶魯斯雖不以為然。亦未明言其可否。現仍

準備赴津。決意打仗。若到天津再有敗衄。明年亦必重來。

報復。總要戰勝而後已。彼時再行議和。更形棘手。我等勉
勸息事。因探知噶魯斯重在不改原約。索賠兵費兩條。因
而公議各認一事。且以不改原約為正辦。照此議和。上年
兵敗船燬。既無賠補。此次又徒勞往返。噶魯斯不能報復。
已覺無顏回國。若欲更改原議。不撤大沽之防。噶魯斯斷
不應允。我等亦難乎為情。徐昭珩等復與之反復辯論。夷
商則以我等躬被

天朝厚德。往來貿易。是以力圖報稱。無如噶魯斯意甚堅執。容
俟從緩再商而散。由吳煦等密稟前來。且查夷商所言。噶
魯斯志在報復。該商等勸導。其報復之念雖稍鬆。而要求

之心仍不減。其情實屬可惡。就現在情形而論。既經華商與英商疊次辯詰。是其機斷有可乘。江蘇海運第三批漕糧二十萬餘石。已於正月二十二日陸續出口。在後之數尚多。且擬於拜摺復。察看情形。即以督催海運為由。飭委薛燮。馳赴上海。會督吳煦等。密行籌商。隨機應變。諭令徐昭新等。妥為籌辦。徐圖補救。以收得尺得寸之效。是否如斯。仰懇

聖主指示機宜。俾得據實辦理。在後情形。容行隨時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奏。英船北駛。並將英商所擬條款呈覽。當將條款由宣戰之處。逐層指示。復經明降諭旨。將布政使

薛煥實加巡撫銜。令其草辦五口通商事宜。本日據何桂清奏。華英各商力圖轉圜情形。並擬請薛煥馳赴上海。督同吳煦等。密行籌商等語。是該大臣雖未接奉前旨。而所辦適相符合。薛煥於夷情尚為熟悉。即著何桂清。會同該員。將夷務妥為籌辦。至天津和約既定。而嗾嗾嘶嘶。忽復構兵。是該夷先行背約。並非中國背失信於外夷。此時兵威既振。豈能將前議之五十六款。悉行照辦。至兵費一層。中國既強得勝。即應該夷賠備。若兩抵不償。已屬通融。安有中國出銀之理。無論後添一百萬。即喚夷四百萬。必欲如願。則佛夷二百萬。亦必致尤。當此各路軍需緊迫。將何以應之。至大沽設防。係海疆應辦之事。並非專為喚佛。

即使和約大定。亦未能遽行裁撤。果使該夷悔罪。誠心求和。前定之五十六款內。凡不可行之事。悉聽何桂清裁減。於上海議定以後。或欲援照味英成例。減從東京換約。尚屬可行。總之所擬八條內。窒礙過多。辭煥逐條指駁。尚為遺微。仍著督飭華商與夷商熟為籌酌。至嗾嗾嘶之意。以為今年即再敗。明年尚須報復。在中國歲歲設防。固屬無謂。第不知該夷歲歲構兵。其經費復何所出。且彼一再戰敗。則允彼自控。安敢屢行犯順。在該夷以此等無理之詞。相為恫喝。亦不可不加指駁。以折服其心。惟該夷等來至中國。主客之勢懸殊。無論為戰為和。均利於逸。而中國以逸待勞。則宜於應之以緩。以戢其驕志。俾就範圍。

該大臣等固宜據理力爭。尤應委婉開導。自不過於迫切。轉致激之北來。何桂清與薛煥定能隨機應變。善為羈縻。與之平心妥議。五十六款之中。惟四事最關緊要。前經疊次諄諭。當不煩贅述。

士戍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據稱烏蘇哩河口岸。有人滋擾之事。業已行文貴國官員查辦。具見貴使臣意存和好。至黑龍江分界之事。貴國使臣既在彼處。自應與本國將軍商辦。至春融以後。有船數隻前來北塘。現有書信一封。求為送至上海。並擬於三月二十日以後。由

京派人赴北塘等候船隻等語。查向上海轉送書信。及兵船到北塘停泊。均係和約內所無。礙難允行。相應將原信發還。至北塘原定僅有要事來京。人數無多。准其行走。若隨帶兵船前來。其意何居。而恐別國冒充貴國船隻。滋擾海口。僥倖官兵誤傷。反失和好之道。貴國兵船。自應不來。為是。無庸由京令人前往也。須至移送者。

算科天務始末卷之四十八